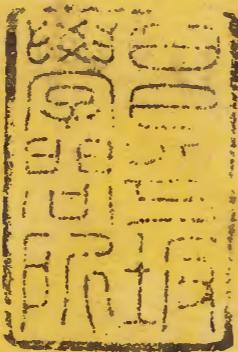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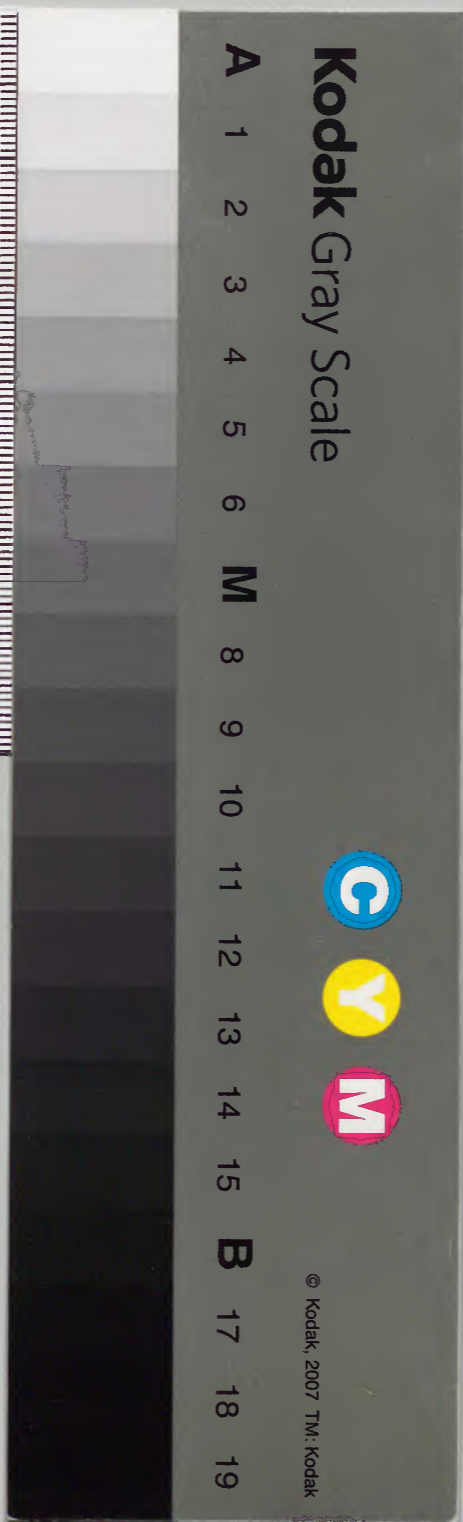
卷九



四	〇	三	一	九	四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九	〇	三	一	九	四	漢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9)		
函號	299	11	



卷之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八

仁義無以自保亦會意學

易大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

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

盛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

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

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

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剛柔山

淺草文庫

讀書記

卷之八

一

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至其為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前按易之並言仁義者前章及此而已在天地則曰生
在聖人則曰仁在之義蓋可識矣○又小人不耻不
位不畏不義亦並言仁義之一也
記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
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
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
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
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曰冬冬之為言中也

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
之讀爲摯歛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南卿鄉仁貴長太
東萬物也正義曰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
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
既生物言之則謂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
理亦通也中者藏也

中庸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

子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天而取人之則又
時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因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便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
蓋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
文斯二者而已○聖賢言仁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
帶箇愛底道理下便言親親爲大○問修道以仁繼
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而又添義禮曰仁便有義如
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有箇

言言言
差等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問仁卽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若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童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謂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

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者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然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義之利者正

齊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非是就在外之事說者甚麼事來時當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問心之德愛之理俱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深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

讀書記
卷之九
五
之之謂義若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
言處物爲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
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所謂事之宜
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聖
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
更不通商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
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便傾邪向
那邊去故孟子云云董仲舒亦分明說不謀其利不
計其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其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朱子曰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
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象叛親離
不復以爲君也。○南軒曰夫仁義之在天下彼豈能
殘賊之哉實自殘賊於厥躬耳爲若如此則上焉斷
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讀書記 卷之九
以仁宅見前篇矢人函人章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
言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
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哉此聖賢之深戒
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朱子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
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止而
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分實有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
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
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詳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
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
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
則聖人之事不待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
聖人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

讀書記 卷之九
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便渾然都是仁
義○問云云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曰這便如三
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卽恁地行出學
者身在外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
行爲準的方得○或言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
利之分日豈不見上有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
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旣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不是好底
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微爲利矣○南軒
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爲二物也由仁

義行則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
者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
爲未盡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
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
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醅醅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

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分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義在其中矣○餘詳見前求放心章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間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南軒曰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之謀國者以理義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

讀書記 卷之九 九
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蓋不可不謹於其源也去
說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然由宋慳之說而說
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事而
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自衆人論之惟欲其說之行而
不睹其害於後在君子則寧說之不行不忍失正理
而啓禍源也故使二君悅於利而聽從則三軍之士
樂罷而悅於利以至于觀聽之間亦莫不動焉上下
憧憧徒知利之爲利則凡私已而自便者無不爲也
人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下暇恤矣則
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說而說以仁義使二君

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則皆知仁義爲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
非以是心相與人心正而治道興矣三代之所以王
者川此道也然則其說則一而所以說者異毫釐之
間霄壤之分可不謹哉學者有見於此則知五霸之
在春秋爲功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曾西之所以卑
管晏而尊子路者也則庶乎知入德之門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

朱子曰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

讀書記 卷之九
由乃由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南軒曰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天之所爲而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莫不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而其能也又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然此章下文獨言知者蓋知常在先也愛敬者良心之大端蓋親親爲仁敬長爲義人道不越是而已能存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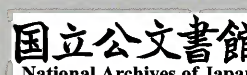
而達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窮矣雖然人之良能良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手持而足履亦何莫非是乎何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爲言也蓋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固莫非天理毫釐之差則人欲亂之矣若愛敬之所發則仁義之淵源故孟子之所以啓告之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若異端舉物而遺則天理人欲混淆而莫識其源爲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

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朱子曰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南軒曰尚志者以立志為先也主乎仁義所謂志也不主乎仁義則俛俛然何所據乎謂之志不立可也殺一無罪非其有而取之舉二事者欲其推類而知仁義之所存也夫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義之所以為宜者亦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離

也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學者可不以尚志為先乎○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蓋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者何也仁義蓋其總名而五常百行其支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
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
他事或有所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
非仁義矣克滿也穿穴窬墻皆盜之事也能推所不
忍以達其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
者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其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
之心而無不義矣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貪
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
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克滿無所虧缺則無適

而非義矣。南軒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此
其秉彝之不可殄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
之有所不爲矣而於他則爲之此豈有異心哉爲私
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
所忍豈非仁之方乎以其所不爲而達之於所爲豈
非義之方乎達謂達於用克謂克其所有者也此章
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
人之不仁者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
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

荀子曰處仁以義然後仁

學者有以此說爲當理者蓋謂施仁而不以義則兼
愛無別不足以爲仁矣愚謂此不知仁之論也蓋仁
義雖曰對立然仁未嘗不兼義仁者體也義者用也
有體斯有用也以其體而言之則仁者之心無不周
徧所謂理一也至其施之則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
與愛物不同所謂分殊也卽所謂義也程子之論西
銘盡之矣必若荀子之言則仁未足以爲仁必處之
以義然後仁也如此則仁小於義義大於仁矣豈理
也哉

楊子曰君子於仁也剛於義也柔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剛義是剛如何却屬柔朱子曰
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
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
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
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
問楊子云云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洙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先生曰然○陽主
進陰主退陽主息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
者其勢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
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

而以歛藏爲事作長爲生歛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問立天之道云云則仁當屬陰先生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力爭要以仁屬陰引揚子之言爲證殊不知仁之定體自是屬陽至論君子所學則又就非地位上說如何拘得○按前一段正答袁書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朱子曰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然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

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川未嘗離體也

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
 且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
 其在其中矣。朱子曰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
 之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
 便是收回底仁
 問仁義之為體用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
 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
 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
 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

其所當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仁體義用之言特舉其

一爾

又曰仁義 對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自有義之
 體用

又曰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

下文云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
 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
 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
 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
 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

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初未嘗相離也

又朱子少時嘗以書問延平李氏曰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含和粹涵有融漾不可名覈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出乎人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是乃本然之仁義李氏報曰推測到此甚密加以涵養何慮不見道也

仁義而有窮則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

蘇明允書以爲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此非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云云而可乎

右兼言仁義

仁禮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朱子曰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所謂存心與存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我猶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不得不勇。南軒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也其難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但憂之而已哉而所以則而效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揚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

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仁智

易大傳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其全章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云下文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

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朱子曰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春秋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杜氏曰柳下惠也文仲知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也曰藏文仲其室亦與此時不為之賀而不與

廢六關曰時不為之賀而不與之賀而不可也

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塞絕未流而廢之

妾織蒲三不仁也

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

作虛器天野而又賦天命若其無是而其賦益若謂

謂居蔡山節藻稅○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

稅何如其知也朱子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

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揚氏曰以

山節藻稅居蔡是猶以已養養鳥也焉得知○南軒

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義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

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理而悖於義孰大於是○按

禮記家不藏龜故南軒以為僭上

縱逆祀

躋僖公

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文二年○愚按孔子之言雖為臧文仲而發然即

其所謂不仁不知者則仁知之義可知矣蓋舍其所

當用之人而使澤不得以及民爭其所不當爭之利

而使民不得以自養此文仲之不仁也後之人欲反其失則居顯位者其可不以舉賢揚善為事乎食厚祿者其可不以捐利予民為心乎去其不仁者則仁可幾矣龜所以卜而居之以華侈之室而不知其亡益躋後君於先君之上而不知其非禮海鳥而祀之以盛樂而不知其不能享此文仲之不知也後之人欲反其失則凡求媚於鬼神要福於冥漠而不循其禮之正不察其理之有無者其可不戒之乎去其不知者則知可幾矣若徒知文仲之失而無自反自克之功則雖終日誦聖經之訓言銖較古人之失得終

於亡補而已

論語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專用方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智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効之所得仁者之心也○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而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者克已也○以所難者為先而不計其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而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或曰問仁而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効

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効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而不計其効。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從夫功利者而爲之爾。○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卽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問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獲有期

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先難後獲，只是我合做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我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南軒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爲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所至。若先有期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無妄之六二，不耕獲，不菑畚而象曰未畱也，蓋此義也。○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見前言仁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壽者
朱子曰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
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
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
此形容之○知者動然他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
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雖動而實未嘗不靜仁者靜
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莫不相關雖靜
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攘紛擾靜不是塊然死守這
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須自有互相發明處○問仁者

樂山是就成德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初學上說曰也
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
熟底聖賢○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
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
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以配陰陽則
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
然陰陽動靜又名互爲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在
學者默而識之○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泰極圖說
則知爲靜仁爲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橫看一
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已

讀書記
卷之九
二三
爲仁成物爲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曰動靜者仁智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安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言所擇故疑

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便枉者直

朱子曰舉直錯枉者知也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去

子之兼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學也如此。○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枉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為先知於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

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智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智之體？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尋常說仁智，一个是慈愛，一个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况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不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爾。

中庸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集畧程子曰成已須是仁而推成已之道及物卽是智○呂氏曰誠雖自成也道雖白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已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

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爲形所造故有內外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原人受中以生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智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已此則成已爲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爲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已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朱子曰呂氏所論子貢子

言書言
卷之九
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
知子思之言主于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
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

孟子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朱子曰學不厭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
及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朱子曰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
無不治而其爲知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
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是之謂不知務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
則事有序豐氏曰知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
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
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上

言言言
達聰明日蔽于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生因是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爾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動不如講學既能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南軒曰自身以至於下皆有當務蓋天下之事未有無先後者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乎格物也雖然孟子之所喻特言舍大而徇小者為不知務爾非謂能三

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歆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為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右兼言仁智

仁孝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鄭氏曰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乃所以成身

右兼言仁孝

智仁禮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朱子曰智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

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為義理

之節文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蒞之不

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

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

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問克己復禮為仁便是極了

今却又有莊以蒞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

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

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善處問此是

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先有知及之仁能守

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

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處○問知及仁守曰

此是說講學莊以蒞之以後是說為政。○南軒曰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已也。仁能守之則在已者實矣。又須莊以蒞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而已。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右兼言智仁禮

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問知是格物致知仁是存養勇是克治否先生曰是勇謂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智者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問智不惑一段能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不能去私慾然去私慾必先明理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智至於教人當以智為先。○問子罕智仁勇

章與問仁智勇章何以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
先進學以智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
之序如何曰此亦爲學者言又問何以勇皆序在後
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仁者不憂曰
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道理看甚麼事不問大小改
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有一个道理應副去不待事
來方始安排所以自不煩惱今人有這事却無這道
理便處置不去所以憂○又曰仁者理卽是心心卽
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問無
憂似未是仁先生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

禮若能克去私意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
○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
之有○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會也今有見得道理
分明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南軒曰不惑者見理
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其守固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朱子曰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
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智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
有不同如此○王彥霖問心一也有曰云云何也程

子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其道而不憂者
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凡名其
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者也。仁者不憂
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當連天下之達道五參看。朱子曰謂之達德
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德雖
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

天別無誠。輯畧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又曰智知仁守勇決。又曰大凡於道擇之則有
不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
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呂氏曰愚者自
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不而
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上章旣言達德之名恐
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

求之則可以入德也。○此節之指惟呂氏之言淵慤有味庶幾得之。

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言人君能無小忿則能養大勇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矣。○南軒曰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也義理之勇勇之大也以血氣為勇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外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紕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對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紕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欲其之擴於義理也夫聖人非無怒也其動不以血氣而以之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何加毫末乎以文武之之事觀之則可見矣。○曾子聞大勇於夫子章已見前以養氣篇

楊子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

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其於勇也其庶乎
 或曰顏子之為人也近於怯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曰王詰無事亦勇於其禮聘義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按左氏晉狼曠為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曰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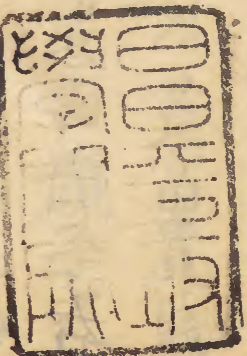
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為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狼曠在春秋未得為賢大夫而所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言有可取者故附此

右專言勇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九終

西山詩主直安思心齋書山卷五以俗而

死生動其心其於勇也其度乎



事言勇過於性子曰孰勇於頌

之勇也乎鄉韋卦春林未野為賀大夫而所歸

在鄉矣而必以壯矣乎故詩云

遊彼淇水白雲

於彼淇水白雲

於彼淇水白雲

於彼淇水白雲

於彼淇水白雲

文政重印

